

# 两棵松树

□耿凤忠

我幼时生活在一个小山村,村子的北、南、西三面被大山环绕。村北的山比较平缓,南面和西面的山是直上直下的悬崖峭壁。山上被原始森林覆盖,村庄正前方山顶上长着两棵参天大树——松树。

两棵松树生长在同一座山头的悬崖上,相距约有四五百米。松树的直径约两米五,周长8米多,树干高近七八十米,树冠延伸的面积方圆60多平方米。从院子里举目远眺,大约1000多米就能看到这两棵松树,在这群山环抱、繁盛茂密的森林中非常引人注目。

多少年来,我一直想为这两棵松树写点什么,但每当拿起笔来又不知从何说起。征询村里的长辈,探究这两棵松树的生长经历,都没有寻找出理想的答案。这样一来,说是给两棵松树作“传”吧,又不知道它们何时生长,不知道它们在成长过程中发生过哪些“惊天动地”的事件,所以一直无从下笔。

话说回来,作“传”一般是为人而作,为两棵松树而作似乎有点牵强。但上千年来,这两棵树与乡亲们同呼吸共命运,已有了“灵气”,将村民的喜怒哀乐都看在“眼”里,记在“心”上,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山里人,所以现在想来,为其作传也只能是写点零星碎片,以此作为心灵安慰。

相传,这两棵松树年代久远,到底生长了多少年?也无籍可考。我十几岁时曾经问过一位当时98岁的老爷爷,从他记事起这两棵松树就是这个样子,他听他爷爷说他的爷爷在世时这两棵松树就是这个样子。村里流传着一句口头禅:“先有两棵松,后有龙王沟(村)”。后来我又问过村里有文化的一位老人,他太爷爷是清朝嘉庆年间的秀才,他听老辈人说起过有关这两棵松树的两个传说。

一是说当年人间连年干旱,5年没下一滴雨,寸草不生,众多百姓因饥饿而死。玉皇大帝得知后很是愤怒,严厉批评了小白龙,责令他率领

天庭有关官员,带着雨布,带着粮食种子,在春天三月下凡,了解人间疾苦,及时布施春风细雨,播撒种子,待挽救人间生命后再回天庭。小白龙被各路天神指责,无地自容,深感罪过之大,让随从备足了粮种,还带了树木种子,来到人间。这两棵松树就是当初小白龙带来种在山崖上的。

二是说当年王母娘娘在天宫招待各路神仙,因忘记请孙大圣,大圣恼羞成怒,偷吃了仙桃,毁了桃园,王母娘娘状告到玉皇大帝那里,玉皇大帝一怒之下将孙大圣贬出天宫。大圣离开天宫时,除偷了王母娘娘的仙桃种子,还顺手拿了两粒松树种子,种在花果山上。这两棵松树就成了这里的树王,震慑一方,并看管众猴。

我曾拜托这位老人给找相关记载,听说他用了几天时间翻箱倒柜,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查到。

这只是传说,但也确实可知这两棵松树树龄很长,是村民心目中的树

王。我记得小时候在生产队开大会时听大队干部说:“咱们村前的两棵松树就是两面镜子,大家要经常照照。”的确,这两棵松树见证了一代代勤劳、淳朴、善良的村民们安居乐业,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

每当村民们上山种地砍柴走到两棵松树附近时,都会在那儿稍事歇息,背靠着松树抽袋旱烟,或蹲坐在一旁的岩石上俯瞰全村风貌,是那么悠闲惬意,有些有文化的村民还会谈论起这两棵松树的悠久历史和有趣故事。偶尔也有捣蛋的半大孩子用斧子在树根部砍上几下,比试斧子的锋利程度,被大家阻止,长年累月,两棵松树的根部也落下了不同程度的疤痕。

时至今日,这两棵古老的松树仍是村子的象征,树干依旧笔直挺拔,树冠宽大舒展。它们历经酷暑严寒,傲然屹立在悬崖峭壁上,为山村带来了安宁与祥和。



小山村南面山顶上的两棵松树守护着一代又一代勤劳、善良、淳朴的村民,给全村带来宁静与祥和。  
齐永红 摄

# 腊八饭

□韩旭峰

腊八节这一天很多人家都会熬美味的腊八粥,然而,我们家与别人家有所不同,由于平日里就习惯喝粥,到了这天会将传统的腊八粥改为腊八饭。

腊八饭与腊八粥用料差不多,但是做法不一样。腊八粥是熬出来的,腊八饭则是蒸出来的,口感也不同。

每到腊八节这一天,母亲就会早早地起床忙碌起来。她会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江米、红豆、绿豆、花生等五谷杂粮精心蒸制一盆香甜可口的腊八饭。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,后来还加入了红枣、莲子、核桃、杏仁等丰富的食材。母亲笑称,我们这已不仅仅是传统的八宝饭,而是更加丰盛的“十宝饭”了。因为主粮是江米,把食材都放进盆里蒸,所以蒸出的饭黏黏糊糊,特别好吃。

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,腊八饭是过年前最美味的享受。每到腊八这一天,我总是迫不及待地等在灶台旁,看着锅里的饭,闻着那一股股扑鼻的香气,心里充满了期待。当然,母亲盛出来的第一碗腊八饭肯定是放到我面前的。

腊八饭香甜可口,但因其不易消化,母亲每次都会限制我的食量。不管小时候还是现在,只要蒸了腊八饭,都只能由母亲亲自去盛,而且还会提醒我一定要少吃。

后来我在城里安了家,离老家有点远,单元楼里又没有做腊八饭的大铁锅,江米、红豆、绿豆、黄豆、莲子、杏仁等都需要去采购,而且这些杂粮用不完都剩下,挺麻烦的,很多时候由于工作繁忙,我便懒得自己动手做。

母亲总是在腊月初七这天精心准备好一大锅腊八饭,并细心地为我打包,打电话让我去拿。如果到了下午天快黑了还没有去拿,她就会直接坐车给我送过来。

一般来说,腊八粥和腊八饭都是腊八这天起早做,讲究“谁家烟囱先冒烟,谁家高粱先红尖”。由于我无法亲手制作腊八饭,对于这一传统讲究极为重视的母亲便特意为我破了例,提前一天准备好。用她的话说,“不管谁家烟囱冒烟,都不会早过咱们家”。

如今,母亲年事已高,我开始自己尝试蒸制腊八饭。城里没有大铁锅,我就提前回到农村老家。腊八这一天,我也会早早起床,准备各种食材,蒸一锅香甜可口的腊八饭。我要把第一碗饭端到母亲面前。

我做的腊八饭可能没有母亲做得那么好吃,但我知道,通过不断地尝试和努力,我以后一定会做得更好,将这份家的味道和传统的温情传承下去。

# 老照片里的童年

□杨颖隽

我家相册里有一张老照片,照片的背景是铺满花生大枣的房顶,房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半米来高剥得干干净净的玉米棒子。在这一片丰收景色的大背景下,十来岁的哥哥摆着打少林拳的姿势。

照片一下子把时光拉回到了40年前,那时农村的学生放秋假和麦假,没有暑假。麦假大概两三个星期的样子,而秋假大概得40多天。放秋假、麦假是因为学生得帮着家长干农活,当时的老师大部分是民办教师,家里都有地,更得回去收秋收麦。

收麦时节总感觉紧张,远在外地上班的爸爸会请上一两个星期的假回来收麦,在县城工作的叔叔也会请假回来帮忙,甚至十来岁的哥哥姐姐也会每人一把小镰刀参加劳作。天刚蒙蒙亮,一家人就下地了,三四亩地麦

子,从收割到入库也得两个星期。最怕的就是一场暴雨,会把整个麦收搅得手忙脚乱。

那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村里的打麦场,平整宽阔,村里的小孩大部分都是在那里学会骑自行车的。七八岁的小孩子驾驶着二八大杠自行车,刚学的时候不会停车,只能一跤胶地摔在被碌碡碾轧过的麦秸上。麦秸柔软干净,堆积成麦秸山,成为孩子们的游乐场。我们在麦秸山上蹦啊跳啊,翻跟头,捉迷藏……依稀记得晚上躺在打麦场上看麦子,满天繁星如同点点烛光,在夜的织锦上轻轻摇曳,美极了。大人们在月光下织毛衣、拉家常,孩子们游戏打闹,犹如童话一般。

秋收的节奏就比较慢了,爸爸叔叔不再请长假回来帮忙。只有妈妈、

哥哥、姐姐和我,小鸟啄食般地一板车一板车地往家运粮食。运到家的粮食堆在院子里,玉米剥皮,花生从秧上摘下来,然后等爸爸周日回家把满院子的劳动成果运到房顶上。那时候的房顶是农户人家最有用的晒场,是另一个广阔的天地。放眼望去,家家户户的房顶上晾晒的也是五花八门,高粱、谷子、红薯干……

由于家里缺少劳动力,我们兄妹三个小时候干了很多农活,当时特别羡慕那些人口多的大家庭,小孩子完全不用干农活,可以尽情地在广阔的田野上玩。而多年后我又特别感激当年吃过的苦,那些磨炼让我经得起苦难,耐得住贫寒。我对现在的生活心存感恩,童年那些劳动场面也常常进入我的梦境,如陈年老酒,回味无穷。